

时下,所谓“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火爆京城,成了当今处于低潮的相声界的一大亮点,并由此引发了“郭丝”们的好评如潮——认为郭德纲是“百年未遇的人才”,是“纯粹的大师之一”,“可以把相声带入另一个新纪元”。不论这些评论是否过火,有一点却是事实:郭德纲的相声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文化漫笔

相声的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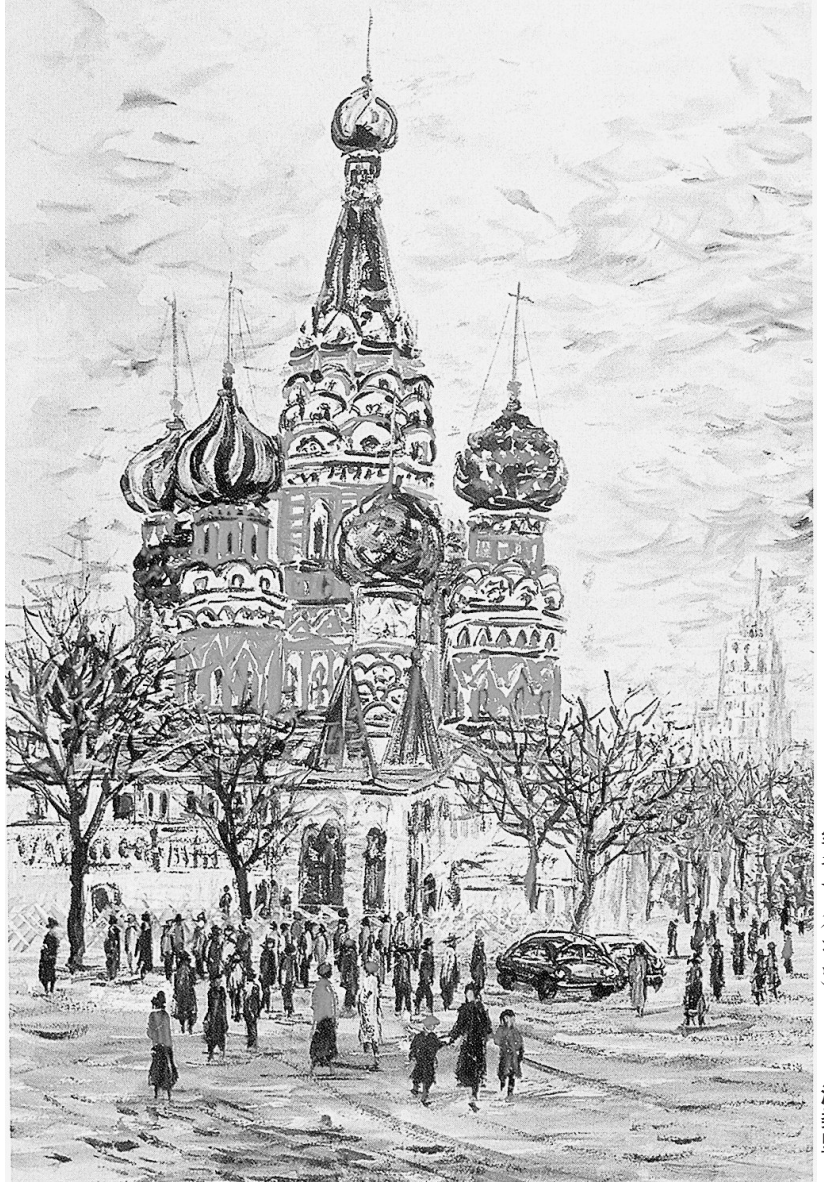
刘福智

不过,笔者想吹毛求疵。侯宝林大师为我们奉献了不知道多少好段子。可是,在旧时代,为了迎合某些听众,他也说过一些“荤段子”。后来,为了净化相声艺术,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抛弃了。那么,郭德纲先生,你为什么把一些“荤”的和“准荤”的东西重新拾起而推销于广大听众呢?

西。如果说郭氏有一个“新纪元”的话,那么,他所开创的就是一个从纯洁到污秽,从高尚到低俗的“新纪元”。20世纪60年代,有时会遇到走街串巷、油嘴滑舌的私药贩子。当他拉一个场子,就开始要贫嘴:“拜天堂,拜地堂,拜了地堂入洞房,入了洞房脱衣裳……”他就此停顿了一下,或者说卖一个关子。听众猜测他要往“性”的方面说去,谁知道他就此作结:“脱了衣裳再穿上。”众人哄然一笑。我怎么感到郭德纲的葫芦里卖的就是那个私药贩子的药呢?

就是天然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上有两部著名小说大量地描述这些问题,一部是中国的《金瓶梅》,一部是法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给我的印象是,《金瓶梅》的“性描写”使人感到污浊不堪,而那部法国小说则使人感到颇有美感。这就有了高下之分。相声也有高下之分。那种低俗而丧德的东西,那种沦为插科打诨的东西,那种面对“性”而生出一种病态心理进而污染人们的视觉和听觉的东西,怎能称之为艺术而赢得人心呢?

且看郭氏相声中的一段:“……你媳妇喜欢跟我,那回跟我玩了一宿……后来有了……”当然,他又把“缝”了起来:“你媳妇喜欢跟我——玩牌,那回跟我玩了一宿——麻将,后来有了——钱了。”这是“大喘气”的“包袱”手法,但从内容上来说,却显得低俗而失德。郭氏的这一段,起码也属于“准荤”的东西。



红场一角(油画)

沈柔坚

有人说我们卑微
我们是风云际会
有人说我们平凡
也对
我们从来没有蔚为壮观
有人说我们像工蚁
确实
城市这个大蚁巢
就是我们星星点点筑起
有些高贵的人
冬穿裘皮
夏吹冷气
我们无论严寒酷暑

建设者

羌南

却都在工地
可就是我们建楼宇
装空调
安暖气
把舒适享受
送给不认识的你
我们不只是粗犷

俗。把前早已抛弃的低俗的东西拾回来当做值钱的肥料,这不就是“错把锈铁当青铜”吗?笑,也有种种。艺术家所引发的,应是高尚的笑,而不是低劣的笑;应是纯正的笑,而不是淫荡的笑。任何艺术都要有所取舍,如果不能舍弃庸俗、低俗、恶俗、媚俗的东西,不能舍弃那些“荤段子”,相声恐怕就要回到“女人不敢听相声”的旧时代。在“荤段子”的取舍之间,我看到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可敬之处和可贵之处,也看到“大师之一”郭德纲的可悲之处和可恶之处。

20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相声的总体水平曾经不敌山东快书,90年代以后,又赶不上小品。原因很多,内容之低俗和表演之劣俗,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只能用让人不舒服的“性”来做文章而别无他法,那就像不能使听众乐起来就去胳肢人家,那不是“相声家”的无能吗?

动不动就用“笨”的或“准笨”的东西博得众人廉价的笑声,这不啻相声的堕落。

革命对联

张雨文

革命烈士郭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他少年时期,见广大劳苦群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充满激情地写了“问问社会”的新诗,触动了反动派。当时的自治局长派人把他找去“训话”,说他倡导“邪说”,不许他以后再写。郭亮在那里亲眼看到了反动的自治局里种种卑鄙龌龊的情况,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找来纸笔写了一副对联,贴在自治局门上:“鱼所肉所麻将所,所内者甜,所外者苦;猪狗公乌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在。”上联揭露警察所内一片乌烟瘴气;下联是对他们的责问。老百姓见了无不拍手称快,扬眉吐气。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首次攻克了井冈山下的遂川县城。1月24日,在县城李家坪广场召开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同时公审处决大劣绅郭渭坚。大会主席台两边木柱上,张贴着一副由毛泽东撰写的对联:“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14日,在新城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陈毅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迎接新胜利;除旧貌,破旧习,打倒旧军阀,摧毁旧世界。”

在贵州沿河白石溪王国和家门上贴有红军写的楹联:“双手创造新世界,万众挽回旧山河”,横批是

“共产党万岁”。而在这类楹联中最著名的,当推革命诗人魏传统等创作的“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副楹联最早出现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被人们称为“长征第一联”。1933年10月,红三十军解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家地主宅院内。红军便在宅院门楼两旁的石柱上篆刻了军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撰写的这副名联。在大门两根方石柱的内侧,还一边刻着“平分土地”,一边刻着“阶级斗争”,横楣石刻为“红军军政治部”。楹联气势恢宏,形象生动,激励人心,它充分体现了工农红军气吞山河的革命英雄气概,反映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和必胜的坚强信念。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号召工农大众,拿起刀枪,向旧世界开火;它明确宣告:旧乾坤必被砸碎,新世界定要到来。这副震撼川陕苏区乃至全中国的红色对联横空出世后,红军宣传工作者在长征沿途曾多次书写这副楹联以及其他类似楹联。例如,在四川兴文县,虽有红军写的“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楹联,横批是“变!变!变!”在云南的一家地主宅院的门柱上,贴有红军干部曾广胜写的“主义遵马列,政权归工农”的楹联;在四川珙县股才水井坎的门上,贴有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秘书陈耀斋写的楹联:“愿为游击奔三省,誓作忠贞靖万民”。在广西龙胜县泗水乡的岩壁上,有红军刻写的“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巨幅楹联式标语。

万丈高楼
一丝一毫都要精细
我们不只是辛苦
城市建设恢弘
就是我们智慧的凝聚
看到我们是骄阳
熟悉我们是风雨
我们留下的印记是汗滴
也许我们离开后
不会留下什么记忆
可我们毫不在意
因为我们行走在城市辉煌的历史里
那是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

新书架

《中共首任书记陈独秀》

郭佳音

本书以简洁的文字,丰富的史料,客观再现了陈独秀从出生到去世的64年的奋斗、坎坷和传奇的人生。除传主全部向世史料外,本书挖掘、消化了与传主有关的国内及苏联等数百位历史名人的史料,力求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历史细节,挖掘其所经历的事件所隐含的真实意义,逐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有争议的问题,水落石出,烟飞云散。

陈独秀的前半生,创办《新青年》、创党,树起了两座历史的丰碑!后半生,成了无助的羔羊、囚徒,沦落天涯。卅年来,他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备受关注。作为书法家、诗人、出版家、政论家、文字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本书所勾画的陈独秀的一生,既丰富多彩,又扑朔迷离;既波澜壮阔,又萧索悲风。读者会从本书中感受到传主伫立山巅的春寒,跌入低谷的秋风。

郑州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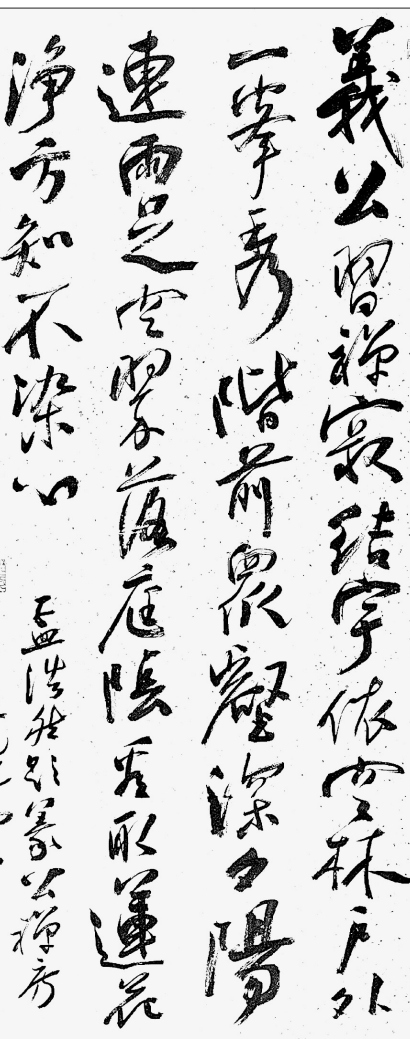
彭公祠街来历

王瑞明 杜丰涛

彭公祠街位于金水区境内。南起西太康路,北至人民公园南围墙。全长200多米,宽近5米。它的得名与人民公园西门内的彭公祠即彭公祠有关。

据史料载: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直系军阀吴佩孚自洛阳率部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又调陕西督军冯玉祥任后方总司令,以补中原兵力之虚。冯以一部分兵力(张之江旅旅长元团)同兵的部分军队驻守郑州,盘踞开封的河南督军赵倜偈与奉系相勾结,自认郑州兵力空虚,唾手可得,于同年5月6日凌晨令其弟赵率率威威军并宝全德、常德盛之骑兵两师猛袭郑州,冯得知后,即调陕西军胡景翼火速援郑,并于6日凌晨抵郑督战,双方在郑州东郊古城、白佛、北郊的十里铺一带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三日,赵部被击退。战斗中驻郑靳云鹏旅有一团长彭象

乾不幸阵亡。战后,靳云鹏偕同地方商会共同筹资在太康路以北购地20亩,拟修建“彭公祠”,以示纪念。祠坐北朝南,南有大门,北有大殿数间,中建有五座六角亭,中心亭八角,余亭六角,亭内雕饰有汉白玉碑碣通中亭达顶。内塑有彭象乾骑马铜像,1925年10月10日落成,当时郑州各界军政要人前去参加落成典礼,为给死难将士铭功,初名叫“铭功园”,这是历史留下来的,约定俗成后群众称其为彭公祠。



孙晓云 书法

张作霖说完,转身出房,隔着房门又说了一句,那把剃刀就留给你了,没事好好练练,我从北京回来,你给我刮胡子。

八
张学良上任第一天就干了一件让卢寿萱心惊胆战的事。早晨,做饭的大师傅从门口叫了一桶豆腐脑。张学良说,豆腐脑不要了,退了吧。大师傅说,退了吃啥呀?张学良说,你不管了。

张学良去国际马场俄国开人的点心店,要了一桶牛奶和一些夹了黄油的面包,说,今天咱们换换口味,日本人和俄国人都吃这个。大师傅用平常盛豆腐脑的碗给每人盛了一碗牛奶,带上抹了黄油的面包片,给各房送去。张作霖家实行的是分餐制,每个太太为一房,本房的子女、丫鬟、老妈子在一起吃。张作霖晚上在那个房里过夜,第二天,饭就送到哪个房里。张学良母亲去世后,认了卢寿萱为妈,就归属二房。

二房里又是张学良抢先上一手,一口牛奶进嘴,皱皱眉头,脖子一伸,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再拿起黄油面包咬了一口,也皱皱眉头,却没咽下去,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有了吃香蕉的教训,张冠英、张怀英都没敢吃。张学良正自疑惑间,只听院子里啪啦一声脆响。张学良从窗户外往外一看,一只饭碗不知是被三房还是四房扔了出来,在地上摔成几瓣,白汪汪的牛奶洒了一地。

张学良端起牛奶碗尝了尝,一股膻味直冲鼻子。他强忍着,把牛奶咽下肚,说,坏了,让大鼻子骗了。张学良接了一句,傻啦吧唧的,准是让人家把牛尿给你灌来了。张学良瞪了张学良一眼,把剩下的牛奶都倒进桶里,拎着就出了房。卢寿萱追着喊了一句,好好跟人家说,别跟人家打架啊!

张学良到了俄国开人的点心店,说,牛奶坏了,给换桶好的。店主是个胖女人,长得像只奶水丰盈的母猪。胖女人盛了一勺尝尝,说,没坏啊。张学良说,这都啥味了,还没坏,我告诉你,中国人让他们住进来,可不是让你们来骗人的,赶紧给我换一桶,家里人还等着吃呢!

胖女人又喝了一口,突然叫了一声,烟筒般的嗓音把张学良吓了一跳。胖女人说,你是不是没放糖?

放糖?张学良感觉身子有些热,这东西还要……放糖吗?

胖女人又叫了一声,这次叫的是上帝(估计上帝也能吓着),牛奶当然

要放糖吃了。小伙子,来,我这还有些糖,少的那些算我的,我再给你添上,给你拌好,你拿回去喝,我保证你明天早上还会来我这里取牛奶。

张学良试着喝了一口,果然甜美无比。心里一高兴,叫了一声,安娜大婶,谢谢你了!那时候,奉天人不习惯俄国人那七弯八拐的名字,碰上不认识的女的一律叫安娜,男的一律叫莫托夫,叫白了就是莫脱裤。

张学良拎着一桶正宗的纯纯的鲜牛奶回家,亲自感到碗里,亲自给各房送去。心里一高兴,嘴比牛奶都甜。戴妈妈,您尝尝这个,我保证您从未喝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许妈妈,真抱歉,让您久等了,不过,不是说嘛,好饭不怕晚,您尝尝这个,过去皇上都没喝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所有人都喝了,所有人都赞不绝口。四岁的张环曦和两岁的张学曾一人扯住张学良一只手腕,说,哥,你从哪里整来这么好吃的东西,明天我还要。张学良心花怒放,又想唱两句,正口牛奶进嘴,皱皱眉头,脖子一伸,咕咚一声咽了下去。再拿起黄油面包咬了一口,也皱皱眉头,却没咽下去,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卢寿萱告诉张学良,家里的花销是有定制的。一日三餐,每顿饭都有标准,早饭的钱只能买豆腐脑,你上洋铺子去买这洋玩意,钱肯定超了,你爸知道了要骂人的。张学良说,堂堂大帅连早饭吃什么都管,他是不是喝酱油要酒疯——咸(闲)的啊!卢寿萱忙捂住张学良的嘴,看了看外边,说,小祖宗,别乱说,上次你一宿没回家,那事还完呢!卢寿萱的话让张学良想起了直在心里的一根疑问,哎,妈,我爹为啥不问我那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卢寿萱说,你爸说了,问也没用,那小犊子能说实话吗?哎,对了,你那天晚上到底干啥去了?张学良舌头在嘴里呜呜地转了一圈,啊,那什么,牛奶好喝不?我明天还给你们买牛奶。

张学良决心要把自己这段短暂的“执政”搞出特色来,张学良对所谓特色的理解,就是不同于以往。他认定张作霖让他当家,是想刁难他,在等着看他笑话,然后再借机算总账,把他所有的过错都抖搂出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他决心认真地做出一番业绩来,让家里人,也让张作霖刮目相看。

他坚持每天早上喝牛奶,吃点心,俄国入点心店里的点心换着样吃,喜得那个母牛般的安娜大婶,好几次都想抱着他,给他来一个俄国式的热吻。

20

连载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科海卖电脑,当时一台电脑盈利高达一万元。由于不懂经营,磨损和坏掉的电脑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将电脑中好的零件单卖。年终计算利润的时候,就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零件利润总和,而成本则按照卖出了多少台计算。如此一来,计算出的利润高了,税收就高。

诸如此类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很多,为此,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公司的办公室。这样的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按照陈庆振的话说,小聚会让大家省了很多学费,“一家有经验教训了,拿出来分享,大家就一起学习借鉴了。”陈庆振记得,茶话会开始前几天,总有人问起,“老陈,什么时候开会,我这边又有问题了。”

1984年到1987年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当时并不出名的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到这个小组中。

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几十人。小会议室容不下了,就找大会议室,直到大的会议室也容纳不下了,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与此同时,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陈庆振回忆说,“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术领域和媒体。每次开会,人都坐不开,还有很多人站在后面。很多人是来报道的。作为当时改革中的一股先进力量,社会各个方面都对我们这个小圈子表示出了关注。”

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全国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参与到这个团队中,遂改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李岚清亲自给协会题词:“繁荣社会,振兴中华。”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昭芳。

组织建起来了,队伍越来越庞大,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解释:“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后来成长得很快,大家谈论的问题已经上升到上市、海外并购等层面。而中民协里很多刚刚加入的中小企业还在关注他们发展之初的企业问题,拢在一起不好交流。”

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的形成成为需要。1993年6月,四通集团在香港证交所正式上市,融资3.2亿港元。这是内地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同年10月,时任四通集团总裁的段永基提议建立一个大规模、企业资产超过亿元的企业家小圈子。段永基等人对小圈子的构想具体到: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这一年,华昭芳退休了。在他的具体牵头下,中民协影响力大、私交好的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圈子——泰山产业研究会(1998年改称泰山产业研究院)。会员资格为“当年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家”。泰山会首任理事长为段永基,柳志任会长,华昭芳任秘书长。

泰山会的组建中,华昭芳是不得不谈的人物。华昭芳在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被公派出国留学,1955年因受其父华岗冤案牵连,华昭芳被突然召回国内进行隔离审查,后来调入中国科协工作。

华昭芳的父亲华岗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华岗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六大代表,党内的才子和一支笔。后来出任《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迫害。

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认定为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者。

华昭芳之母葛琴,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著名女作家,1932年她的第一篇描写淞沪抗日战争中士兵的小说《总退却》,发表在迅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得到鲁迅的鼓励并为之作序。葛琴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北影电影厂副厂长,“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的迫害。

华昭芳思想前卫,支持新事物发展,人脉关系极广,人缘很好。一直在担任辅助别人的角色,他自称是“泰山会的老伴儿”。2009年,在华昭芳去世四周年后,中民协还为他组织了一次追思会。如今,中民协每期的会讯底下还一直印着华昭芳的话:“敬业乐群,献身民营。”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喻评价华昭芳:“他和民营企业家们不是一般的私交。那是生死之交。”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回忆道:“华老朝气蓬勃,思想意识超前。人际关系很广泛,几乎和杭州州下党的成员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9